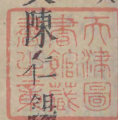




07209

古文奇賞卷之十

東漢學



論衡

王充

莽中郎得此書秘不示人然其文垂數十萬言覽者絕少余于戊午三伏挑灯快讀選奇而出之大都為戒虛妄作好著書者靜味一過盍不汗流

故為善于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于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過禍幸矣。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遇猶拾遺于塗。撫棄于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合息之精陰慶鮑叔之竟默舉若是者乃遇耳。逢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灰灰百斛人不沃者

下又奇賞 卷之十

一

尤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放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累害篇海外三十五國存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灰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灰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無形篇夫令雄雀施氣于鴈鵠終不成于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意菽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燦一禹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禹明矣。

歷代俗論

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禹之燦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此

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姒氏子氏姬氏則因依放空生

怪說猶見禹湖之地而著黃帝升天之說矣。奇怪篇季

子不負灰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人取金于地。季

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

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于塗明矣。既不耻取

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

能以幽冥自修潔也。賢者司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

下又音賞卷之十

於冥昧之處尚不取金况以白目前後備具取金于

路非季子之操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實

也言其恨甚驅水為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

湘江不為濤申徒狄蹈河而歿河水不為濤世人必

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蘓子

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

能發怒于鼎鑊之中以烹湯菹汁瀋澹旁人子胥亦

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于鑊

湯勇于江水哉。人若恨甚也仇讐未死子孫遺在

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為會稽立置太守子

為子子分

疏太煩然

千此每不

放過亦其

尚論之審

三論最切

鑊湯之沸

要之濤不

息從流亦

不息不惑
深辨

胥之神。復何怨。苦為濤。不止欲何求。索。秦始皇渡

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

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

子胥之神。為濤。猶謂二女之精。為風也。書虛景公出

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

為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

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

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是者天使熒惑加禍

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變虛傳

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笑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

言又奇賞 卷之十 三

其人馬不見。于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

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于是風霽波罷。此言

乃虛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

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已過。瞋目

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已之惡也。風

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貫之乎。

如風天所為。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為瞋目。麾之。故

止。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

之日為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

專心一意。委務積精神。精通于天。天為變動。然尚未可

好

謂然襄公志在戰為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
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 夫人哭悲

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為之於邑

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動也夫雍門子能

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怛不以人

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

為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

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

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

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寃而

古文奇賞 卷之十

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寃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

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

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寃尚未足

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寶季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

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為

二子感動獨為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

夫燼一炬火囊一鏹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置

庖厨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

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
鏹水庖厨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為隕霜何天之易

寃是不服
鄒衍

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興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早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癘病傳書之家信以爲然。世人觀見遂以爲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修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闕。虻能不入其舍乎。闕虻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闕虻異夫寒溫亦災。

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感虛篇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

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傳語曰紂沉湎于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爲樂。今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爲長夜之飲。坐。

在深室之中。閉牕舉燭。故曰長夜。令坐于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踏。藉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爲樂耳。夫三公禹足之臣。王者之貞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禹足之尊。執贊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語增夫九禹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禹不費。自沸不投物。物自由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書增其文也。儒增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季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

須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夫賁光上書于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况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也。蓋增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于齊。猶段干木。不仕于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詠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

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櫟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于水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得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古文奇賞。卷之十。七。

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爲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劔剄而棄之于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于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

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于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非韓篇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于職。長于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勅。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儒者寂于空室。文吏詳于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

守隘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闕爲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爲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爲異事。詭手暫爲卒。賄顯露易爲者。猶憤憤焉。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馬事定于法誠爲明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程材篇學士簡練于學。成熟于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

橐鑄鑠乃成器未更鑄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
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
鑠曰積石人未學問曰朦量知人有知學則有力矣

文吏以理事爲力而儒生以學問爲力或問楊子雲

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

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爲料敵也夫

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

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孔子

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徵文無所不

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雨雨天下夫然則賢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九

者有雲雨之知故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

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

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少文之人與董

仲舒等漏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王莽之

特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

說灰于燭下精思不任絕脉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

觀過孔子于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

材猶有仆顛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

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

以知爲力
進一層

古文奇賞 卷之十

十

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
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
子胥屈原所取害也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錘
所以能擗地者踞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
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
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
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
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于獵人同樊鄴于獵
夫也夫蕭何安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
者蕭何以知爲力而樊鄴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

使樊鄴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授書
坐知秦之形執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
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
以寧案儀律之功重于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
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
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
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
卑孔子能舉非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
不如仁義之力榮也效力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
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

以仁義爲
力又進一
層

所臥戶三百盡閉使持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
且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且歿之狀也歿者凶事
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
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于學者
尸尚能行者也。匹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于
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爲城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
社當通氣于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
是故氣不通者彊壯之人歿榮華之物枯。故器空
無實饑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劔伎之家鬪
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

古文奇賞 卷之十

設日合血
之匪無誠
歿之患皆
能以知求
索飲食也

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
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鬪必勝
之策也故劔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
之聲。東成令董仲綬知爲儒臯海內稱通故其接
人能別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
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
金玉無潤色別通篇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
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璧
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爲儒生
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

超而又超
卽子評論
漢文首超
絕之意

無胸中之
造則虛妄
之語多論
獨所以作

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
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
謂超而又超者也 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之遠也
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
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
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
于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
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
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
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淺

口文奇賞 卷之十

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
雲作太玄經造于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
能成也王公子問于桓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
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
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于下有榮葉于上有實
核于內有皮殼于外文墨詞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
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
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
毛有五色皆生于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
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

屈原在其
正大為吐
氣余首屈
大夫而自
宋玉以下
皆不錄正
以屈子在

其上也

古文奇賞 卷之十

十三

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
直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
徒雕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
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
開牢書疏文義奪于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
者所能為也。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
仲舒既歿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
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
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
踰出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
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
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
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磨無苦
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
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
核者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足發哉飾面
者皆欲為好而運日者希文音者皆欲為慈而驚耳
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瞽言
之徒言事粗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
瀉沙之謫幸矣。馬蒙徵拜為郎中之寵乎。超奇篇賢儒

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
內累于胸中之知外劬于禮義之操不敢安進苟
取故有稽留之難凡物小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
遇小廢于世蹀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
面而在于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
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
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鸞飛
輕于鳳凰兔走疾于麒麟鼉躍蹕于靈龜虵騰便于
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于黃髮深
爲國謀因爲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

禍害暴疾

狀留篇

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

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革革更也火

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

楚之臭洿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

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負豕二言之

于除臭洿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以益夫用寒

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章以自寬董安

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已之物而以攻身

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譴告變易反隨

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審也楚莊

王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馬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謹告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惑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夫豫子謀殺襄子伏于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于壁中高祖至拍人亦動心二子

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况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爲虹而貫日也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繼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垂于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變動且夫攻社之義以爲攻陰之類也

甲爲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亾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爲雨。雨流爲水。然則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也。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灌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繫社爲救。若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可。告。

古文奇賞

卷之十

十六

宜于用牲。用牲不宜于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于禮何見。朱絲如繩。示在賜也。賜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于血脉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亾走申。包胥間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順鼓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

惑誕極矣
隨來此駭

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
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
好龍墻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為若真是則葉公
之國常有雨也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
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
梧桐為人象囚之形鑿地為埕以盧為櫛臥木囚其
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寃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
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
動木囚何為獨不應從土龍甸奴敬畏郅都之威
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

立又青賞 卷之十

十七

在。形。象。邪。也。將。甸。奴。敬。鬼。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
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甸。奴。精。在。于。木。人。
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
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變。出。水。雲。雨。乃。至。古。者。
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猶。舊。交。相。闕。遠。卒。然。相。見。歡。
欣。歌。笑。或。至。悲。泣。涕。偃。伏。少。久。則。出。行。各。恍。忽。矣。
亂 龍

能之勝已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
夫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桓楊者尚復不能知世儒
懷庸庸之知齋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

且人有倂得而聚者鳥亦有倂黠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慤愿宣帝之時倂黠乎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講瑞篇聖人不能自免于厄而鳳麟獨能自全于世是鳥獸之操賢于聖人也人不能知鳥獸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為愚于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凰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使鳳麟審為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帝非聖則鳳麟為賢來也為賢來則儒者稱鳳凰麒麟失其實也鳳凰騏麟為堯舜來亦為宣帝來矣夫

古文奇賞 卷之十

如是為聖且賢也指瑞篇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

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倂人倂人入朝屈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倂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倂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倂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為平矣即屈軼已自生子庭之末倂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于知倂人而使臯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倂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

去倂何等
大事談之
于草與可
契也

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聽訟
人斷獄乎 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
時景星見于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
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于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
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
見于西或時晨出于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啟明長庚
矣 王莽之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
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
夏爲長贏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夫如

古文奇賞 卷之十

雅狂以人
喻天雜而
不厭快讀
而有味

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太
星是應 夫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汲黯爲太守若郡無
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
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
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
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
成 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歎思見其形道士以方
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
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僞故一見恍惚
消散滅亾有爲之化其不可久行猶王夫人形不可

本之作者
皆類王天

入形其下者夫人之

久見也。自然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故其拔木偃禾頗為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聞金滕

愚謂可以

垂戒亦不必過詰其

為

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為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為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為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為天怒雨為恩施使天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暴至劉媪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二十

此一解尤拙意表

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于生聖人而為雷雨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謂雷雨為天怒天何憎于白雪清角而怒師曠為之乎。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亾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亾然則雷雨獨天所為乎。夫天道無為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與師動軍頓兵傷士

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起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感類

篇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

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齊世篇

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成

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厲衰微。戎狄攻周。平

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

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

越。帝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

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

古文奇賞 卷之十

室囚為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內屬。獻其寶地

西王母國在絕域之外。而漢屬之。德孰大。襄孰廣。方

今哀牢。鄯善。諾降。附歸。德何奴。時擾遣將。攘討。獲虜

生口千萬數。夏禹保入吳國。太伯採藥。斷髮。文身。唐

虞國界吳為荒服。越在九夷。蜀衣關頭。今昔夏服。褒

衣履。烏巴蜀。越嶲。鬱林。日南。遼東。樂浪。周時被髮。椎

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春秋之義。君親無

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荆迷于夔巫。楚王英惑于狹客

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周誅管蔡。違斯遠矣。

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日許氏有屬于王。欲

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絕于法。隱彊侯傳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思犯奪爵土惡其人者。憎其骨餘立二王之子安楚。廣陵彊弟員嗣。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爲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嗣。二王立後。恩已衰矣。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恢國篇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于畫上者。子孫耻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須頌篇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于吏。吏當霸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減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適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椽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

承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
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傳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
覽馬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
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
多善楊子雲出入游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
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
帝何欲故曰玩楊子雲之篇樂于居千石之官挾
桓君山之書富于積荷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
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
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歎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二二三

空爲哉誠見其美惟氣發于內也。孝明世好文人
並徵蘭臺之宮文雄會聚今上卽令詔求。失購募
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
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
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于斯天晏賜者星辰曉
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望
豐屋知名家。賸喬才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
孟子柑人以胖子馬心清則胖子瞭瞭者目文瞭也。
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
日多采蹂蹈文錦于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

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千萬。願載于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于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爲安。宜安記足。蹈于地跡。有好醜。文集于禮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佚文篇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

如灰者無知。何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產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爲怨者。子皙也。子皙攻之。伯有犇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微。小殺駟。帶不報。子皙公孫段惡微。與帶俱。灰是則伯有之竟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彊灰者能爲鬼。何謂彊灰。謂伯有命未當灰。而人殺之。耶。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寃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灰。而灰者多。如謂無罪人寃之。被寃者亦非一。伯有彊灰。能爲鬼。比于子胥。不爲鬼。春秋之時。獄君三十六。君爲所弑。可謂彊灰矣。典長一國。

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冤鬼爲鬼。必明于伯。有報仇殺讐禍繁于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鬼不能爲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彊。灰則謂彊。灰之人能爲鬼。如有不彊。灰爲鬼者。則將云不彊。灰之人能爲鬼。子皙在鄭。與伯有何異。灰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伯有能爲鬼。子皙不能彊。灰之說。通于伯有。塞于

子皙。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人灰世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

人無異。然猶非灰人之神。况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鯀。灰。其。神。爲。黃。熊。則。熊。之。灰。其。神。亦。或。時。爲。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灰。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

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爲。灰。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

可。定。黃。熊。爲。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

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爲。使。鯀。死。其。神。審。爲。黃。

熊。夢。見。黃。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

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

先祖灰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灰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爲他占未必以所見爲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則知鯀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灰世傳以爲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產遭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鯀之神矣

死傷篇

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于水中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二六

精氣消于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于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楊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爲泥塗手旣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嘗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于濮水之中孔子何爲不能教授于泗水之側乎高祖所殺之蛇非蛇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蛇與邑外之蛇

鬪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而鬪也鄭國鬪

蛇非蛇則知夏庭二龍爲龍象爲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夫石不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爲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紀妖篇諺曰衆口燦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燦金道口舌之燦不言拔木焰火必云燦金金制于火火口同類也夫深山大澤龍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于美色禍難所發由于勇力火有光耀木有

古文奇賞 卷之十

容貌龍蛇東方木合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于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爲禍難者常發勇力爲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爲毒酒難多飲蜂液爲蜜蜜難益食勇夫強國勇夫難近好女說心好女難畜辨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辨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爲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却行自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歿之中于口舌一國潰亂言請篇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

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求。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修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解除篇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脉也。故人食膾滿。則骨節與血脉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爲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血脉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于天地。猶毫毛生于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二十八

木生于地。井竈室中雷皆屬于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羣神也。風猶人之有吹噓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于天地。祭天地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吹噓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或難曰。宋公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于厲者。厲鬼杖楸。而與之言曰。何而衆盛之。不膏也。

何而蓊穢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楸而掙之斃于壇下此非能言用手之驗乎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知則宜自見菜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驪小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楸擊之而已無爲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楸擊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擊之如無義而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復以楸掙鮑之身矣祀義高皇帝封吳王送之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

東南有反者登汝邪到景帝時漢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溲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實知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荆軻醫夏無且是矣荆軻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于燕邂逅不偶爲秦所擒當荆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荆

軻既而天下名軻爲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
爲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于救主然
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軻功不成
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善不
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
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
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
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
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
懷其計而不得爲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

定賢篇

山無林則爲土山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僕
人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爲敗者希呂不韋淮南
王以他爲過不以書有非書解夫觀世表則契與后
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
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
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鳥之卵出于
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秦書才篇

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爲美盛之語用筆墨者
造生空文爲虛妄之傳聽者以爲真然說而不含覽
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

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僞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謂作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于石心。珠光出于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于簡札之上。藏于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文出扶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言瞭于耳。則事味于心。文察于目。則篇留于手。自紀

虞淳熙序論衡曰。仲任以其志。鮪慕遠師。彪比鳩

之學。濟諛聞之寶。而牖薄社耳目。仇人夔矣。故其紀曰。口務明言。筆務露文。曉然若盲之開目。冷然若聾之通耳。言不可旒續也。洛陽之市。豈無縣黎。莫難而仲任以其神營。鬼藏心宅。腹笥也者。望天下之乏。而予之天下。仰稷焉。故其紀曰。玉剖珠出。玉剖則鳳璞莫隱。珠出則魚骨莫衷。言不可聾與韞。而日中爲活也。微歟。中郎匿之帷間。白傅匿之帖外。焉總匿之林表。而宋士匿之櫝中。珠沉玉瘞。耳目幾廢。政也燔竹。戎也鑿季。茲其埒耳。已讀衡八十五篇。竟十餘萬言。乃喟然稱曰。是何能匿哉。

庭無胤子之跡詩禮並名異書席無禽兒之咨進
趨皆登秘府仲尼伯魚猶匿况其凡乎且上物時
苗神物時苗宛委西陽靈族司馬安所禱天真之
服闋其名山而化如婦客夫耶故漢之帷梁之林
唐之帖宋之檟衡之權也量而出之無多跡人彼
且以爲鏡利于翳奉至則塞明月夜光無因而至
前則匹士按劍迺相與匿衡而衡誠懸也吾惡夫
諸子之不平平之牙吾衡焉

中論

東漢徐幹

學者如登山馬動而益高如寤寐馬久而愈足顧所

言又奇賞

卷之十

三二

幹當靈帝
末在董卓
作亂冠族
子弟結黨
權門閉戶
自守

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夫獨
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
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
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
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
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于遠乃學于近故以聖人
爲師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
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于物名詳于器械矜于詰
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
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

釋地海
表上公撥
亂力疾應
命會以疾

迫潛身窮
巷弄日而
食斯言人
為善者耶

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論
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
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
也。昔宋敏碎首于碁局。陳靈被禍于戲言。閻邵造
逆于相誦。子公生弑于嘗寵。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
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君子之交人也歡而
不媿。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
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法。小人朝為而夕
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
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為人
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為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
惡之甚也。懷疾者人不使為醫。行穢者人不使畫
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于勝人乎。何有不能
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
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修。誰謂華岱之
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修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
矣。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
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
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為不善

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是而遠所易貴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
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
則教廢貴徐偃王知修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亾國
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
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
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
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智
以偽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謫使人憧憧乎得亾憒憒
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業而寵狎之斯術之于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
痛癢煩苛于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
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
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于
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
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
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
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
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
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

韓厥辭人
美麗之文
故廢詩賦
頌銘贊之
文者中論
二十篇其
不求名世

事以偽成紛紛擾擾馳騫不已其流于世也至于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貽勿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 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馬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夫爲名者使真僞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三十五

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于殺人者以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考民之好交游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將以自求乎 不務交游者非政之惡也心存于職業而不遑也且先王之教官既不以交游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游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怠之及周之衰而交游興矣 先王取士官人之有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慎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于人也故無交游之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得滅相率以正道

相厲以誠。慤。姦說不興。邪。跛自息矣。世之衰矣。上無
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
不由于鄉黨。考行不本于閭閻。多助者爲賢才。寡助
者爲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民見
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衆爲也。知名譽可以虛誣
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修道藝。不治德行。講
偶特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
揚。迭爲表裏。擣杙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
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旣獲者賢已而遂往。
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三六

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
客爲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飢不暇餐。倦不獲已。殷
殷。云。云。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
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風。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
卒。傳。問。炬。火。夜。行。闔。寺。不。閉。把。臂。振。腕。扣。天。矢。誓。推
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于。官。曹。繫。囚。積。于。囹圄。而
不。遑。省。也。詳。察。其。爲。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
徒。營。已。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于。朝。而。稱。門。生。
于。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爲。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
不。受。業。然。其。于。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

態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進然
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
者不知耻嗟乎王教之敗乃至于是乎且夫交游者
出也或身歿于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乳獨之
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罪無辜
而亾命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
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况無君命而自爲
之者乎以此論之則交游乎外久而不歸者非仁人
之情也謹夫形體者人之精鬼也德義令聞者精鬼
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詩云

萬有千歲天詹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
之謂也壽凡亾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
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亾者何也其賢
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
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賢者
之爲物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于目也非若端冕
帶裳之可加于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于口也
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爲若欲備百僚之名
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爲人而列于朝也且
無食祿之費矣莽之爲人也內實奸邪外慕古義

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于是。賢
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
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亾且莽之爵人其實。囚
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
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
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
爲鈿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爲辱。故明王之得
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
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于我也。亦
猶怨讐也。豈爲我用哉。雖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

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爲遠。今不修
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于社
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賢者之視我容貌也。
如魍魎臺殿也。如狴犴采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
哭酒醴也。如滌滌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措。每無一
差彼之惡我也。如是其冝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
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踰合
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
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
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

乏謂也國

申鑒

東漢荀悅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泗泗浮行水上也。

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既不能乘舟，則必溺。

矣。以知能治民者，泗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

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上無道德，次無智能。曰：然則如之

何？曰：爲之限，使勿越也。不縱不絕，爲之界限。爲之地，亦勿越。故

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

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政語

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不可盜。况尺乎？織惡細善，不可闕掩。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三十九

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于野也。則爲私者寡矣。喻惡不可

掩。若亂之墜于澳也，則可信者解矣。舟之截流橫渡，者澳，厓內近水。

之濱，舟登于陸，不可。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

信者，喻善不可僞也。夫豐食，生私。置廉，貶公。是亂也。先王

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愈增之宜矣。或曰：今祿

如何？今謂獻帝時。曰：時置也。祿依食，食依民。祭相澹。澹古澹字。

給也。必也正貪祿。黜汗。省閑冗。汰羨。與時消息，昭惠恤

下，損益以度可也。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

過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專地，高。賣買由已，是專地

也。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漢孝武元狩五年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

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王莽更造大錢重十二
銖又造契刀錯刀與五銖凡四品並行莽御真乃罷
契刀錯刀及五銖更造錢貨六品而民便五銖私指
市買莽下詔禁絕于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世祖受
命復五銖今謂獻帝時廢者初平元年
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是
也曰海內既平行之而已言卓既誅此制空復曰錢散矣京畿

一作虛矣其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遠方

之錢市吾有用之物是置近而豐遠也曰散曰虛曰積曰無用之

錢皆言五銖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穀也牛馬之禁

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于左用

之于右貿遷有無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言五

得及遠他物以五銖貿遷不足以置近為患也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

古文奇賞 卷之十

錢既通而不周于用然後官鑄而補之五銖由廢故易由易故寡

不足官鑄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牧遠輸之京

以贍可也師然後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眾奸僞必作

爭訟必繁刑殺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

所以撫遺民成緝熙也遠收五銖于京師而後行之不可曰然則收

而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收五銖積貯亦不可或曰改鑄四銖

曰難矣此言改鑄四銖以復舊文之舊亦不可或曰遂廢之曰錢實便

于事用民樂行之禁之難今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

所樂不茂矣廢五銖以絕民所便禁民所樂亦不可曰起而行之錢不

可如之何曰尚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民便五銖不得而廢之

不憂其不行也。厥後體操爲古者天子諸侯有事相選用五銖悅之言驗矣。

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爲春秋。

春秋記事言爲尚書尚書記言君舉必記臧否按漢書作善惡成敗無

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按漢書作苟有或異咸在載籍。或

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紀以得失一朝而榮辱

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以

輔法教。宜于令者。官以其日各書其盡。則集之於尚

書。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書詭常爲善惡。則書言行

足以爲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囚夷

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光武置貴人爲三夫人公

古文奇賞 卷之十 聖

至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

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時有禁中起居故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日用動

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時事

夫物不能爲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

已矣。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

僞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俗嫌

進忠有三術。一曰防防與二曰救救與三曰戒戒與

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

戒。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

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

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無錫之錫無塞之塞獻帝之時

如使遽者揖讓百拜非禮也。窘急者無敬故憂者不可以成禮

弦歌鼓瑟非樂也。愁戚者不和故禮者敬而已矣

百拜樂者和而已矣。瑟云乎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

必禮樂存焉爾。敬和斯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

也。昧汚闇塗泥也衣裳者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

外矣。容止者人之符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未矣

言行者人之樞。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

尤不可不植。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

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

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公孫子曰性無善惡

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渾。楊子修身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

惡則為惡人氣也者。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

不獨惡。向之意以性善者情亦善情惡者性必惡故曰相應

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

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

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

究矣惟向言為然。或曰人之于利見而好之能以

仁義為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

情則情獨行為惡矣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

也。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

親誓而後固狹矣。太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

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

同于道。大人之志渾合造，化故不可窺量。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

而流于俗。衆庸之志流順世，俗故易于昭鑒。同于道，故不與俗浮沉。

言大人合道故超俗。或曰：修行者不爲人耻，諸神明其至也。

乎曰：未也。自耻者本也，耻諸神明其次也，耻諸人外

矣。夫惟外則慝積于內矣，故君子審乎自耻，德比

于上。上謂聖賢。欲比于下。下謂貧賤。德比于上，故知耻；欲比于

下，故知足。耻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

言文奇賞 卷之十

四十三

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况其爲慝乎？固陋斯安，况其

爲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

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雜言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

融及弟或同侍講，禁中悅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

此申鑒所爲作者，蓋有志于經世也。然當時政體

顧有大于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

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論建漸廣，或以不阿九錫

皆不得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

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于醇，無劉向之

憤激而長于諷。其襍言等篇頗似楊雄法言。雄曲
意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爲優矣。王荃序

潛夫論

東漢王符

夫道成于學而藏于書。學進于振而廢于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賣力于都巷。匡衡自鬻于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讚昔曹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今或家賑而貸乏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則必不久居。

古文奇賞 卷之十

四四

豫吊亦可
豫吹否則
不寢道矣
不宿義矣

富矣。易曰。天道虧盈以益謙。故仁以義費于彼者。天賞之于此。以邪取于前者。衰之于後。務本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吊也。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彊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况乃盜天乎。得無受禍馬。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斑。撓志如芷。負心若芥。固弗爲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過重。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

爲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于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旣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唯大聖爲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叔嚮縲繼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敞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今世主之于士也日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根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假柰何其不分者也。未遇風之變

古文奇賞

卷之十

四十五

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則險隘之徒闖茸之質亦將別矣。賢難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爲職諫諍爲官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群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尚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以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兇惡狡猾易相寬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

中論章疏
乎已然好
淨評以事

中論益取
一坐之勝
哉是爲天

中論將走
千惡以反
決帝

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器閭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頑愚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爲賢。以剛強爲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考績夫生飢稊梁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爲不若菽麥糟糠。欲清者。此其將灰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佞闇茸。讒諛言者。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此其將亾之徵。思賢王莽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士也。莽之篡位。唯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已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真士

採薇凍餒伏成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本政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歷觀前世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

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飽也。貴人常禍。傷寵也。忠貴

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員。歷察其狀德。俾顏淵卜冉叡其行能多不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爲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爲譏此。非其實之効。夫說梁斛食肉有好于面因而不若。糲粢藜烝之可食于口也。圖西施毛嬙可悅于心而不若。醜妻。

古文奇賞 卷之十 四七

陋妾之可御于前也。虛張高譽。彊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于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于官也。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實。且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

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實貢昔宣皇帝興于民間。深知之故。常嘆曰。萬民所

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于是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姦宄減少。戶日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亂無狀者。皆銜刀瀝血于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羣臣畏勸。競思其職。

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凰而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爲中宗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式三非獨鄉部辭訟也

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于小吏終重寃于大臣怨故未讐輒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寃結而不得信猾吏崇姦宄而不痛坐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饑窮也于上天感動降災傷穀俱以人功見事言之今自三府以下至于縣道鄉亭及從事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及以官事應對

言文奇賞 卷之一

吏者一人之日廢十萬人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人獲餉是爲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口受其饑也然則盜賊何從消太平何從作孝明皇帝嘗問今且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旣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寃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避反支上明聖王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日愛脉脉規規常懷奸唯昧冒前利不顧廉耻苟且中後則榆解奴抵以致禍變者比屈是也非唯細民爲然

自封王侯貴戚豪富尤多宇之侏臯驕奢以作淫侈
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帝呼曾無怵惕
慙作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啜
嗽罵詈晝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毆擊責主人于死亾
羣盜攻剽劫人無異雖會赦贖不當復得在選辟之
科而州司公府反爭取之且觀諸敢妄驕奢而作大
責者必非救饑寒而解困急賑貧窮而行禮義者也
咸以崇驕奢而奉淫涵爾春秋之義責知誅率季文
皇帝至寡動欲任德然河陽侯陳信坐負六日免國
孝武仁明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軹侯宅而不與免國

黎陽侯邵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二帝豈樂以錢
財之故而傷大臣哉乃欲絕詐欺之端必國家法防
禍亂之原以利民也斷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羗禍朝
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羗矣今苟以已無慘
但冤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禦之備陶陶間澹臥
委天聽羗獨往來深入多殺已乃陸陸相將詰闕諧
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
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已且須
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虜復爲害軍書
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忡如前若此以來出入九載

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個。個。潰。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兄棄人乎。救邊。羌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

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驚怯畏。便不敢擊。故令虜遂乘勝上疆。破州滅郡。日長炎災。滅

破三輔。覃及鬼方。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騃子。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

此。豈人也哉。今公卿苟以已不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餒羌。爲謀若此。未可謂

知爲臣。若此。未可謂忠。邊議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

情。僞預禍福之所來。乃能盡羣臣之筋力。而保興其邦。家。前羌始判。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熾。及百姓暴被殃害。亡失財貨。哀奮怒。各欲報讐。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已。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歎也。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假貸。彊奪財貨。千萬之家。割身無餘。萬民遺竭。因隨以歎。亡者皆吏所餓。

殺也。其爲酷痛甚于逢虜。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
夾傷。至使所搜索。剽奪游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
種類。或孤婦女爲人奴婢。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治
者。不可勝數也。此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且夫士重
遷。戀墓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
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諸公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
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減門。少能還者。代馬望非。狐死
首丘。邊民謹頓尤惡。內留雖知禍人。猶願守其緒業。
歿其本處。誠不欲去之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
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禍不及我家。故爭郡縣以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五十一

論讀一過
反爲之堅

內遷至遣吏兵發民禾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
生業。彊劫驅掠。與其內入捐棄羸弱。使疾其處。當此
之時。萬民怨痛。泣血叫號。誠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
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庭。依官吏家。迫將威嚴。不敢有
擊。民旣奪土失業。又遭蝗旱。飢遺逐道。東走流離。分
散幽冀。充豫荆揚。蜀漢飢餓。歿復失大半邊地。遂
以兵荒至今。無人原禍。所起皆吏過爾。實韓安國能
遺因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翟方進稱淳于長。而
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猶若此。
則又况乎未塗之下相哉。聖人常慎微以敦其終。

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度量。相
萬億許。由讓其帝位。俗人有爭。縣職孟軻。辭祿萬鍾。
小夫貪于升食。世有可患者。三者何曰。情實薄。
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
則懼失賢。信之則誑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交際
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
天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又况乎心。
氣精微。不可養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
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此後賢雖有憂君。
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沉吟觀聽。行已者。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也。聖深知之。皆務正己。以爲表明禮義。以爲教和。
德氣于未生之前。正表義于咳笑之後。民之胎也。合
中和以成。其生也。立方正以長。是以爲仁義之心。廉
耻之心。骨著脉通。與體俱生。而無龕穢之氣。無邪淫
之欲。雖放之大荒之外。措之幽冥之內。終無違禮之
行。投之危亾之地。納之鋒鋦之間。終無苟全之心。舉
世之人。行皆若此。則又烏所得亾夫姦亂之民。而加
辟哉。德化

風俗通義

東漢應劭

予以空僞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容問。長老

通義一書
野史正筆
漢文補五

通雅白虎
通風俗通
行止而此
傳光輝

賢通上泰山者云謂壘處也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
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見之
人斯為審矣傳曰五帝聖馬成三王仁馬成五伯智
馬成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
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于橋山騎龍升天
豈不惟乎烏號弓者栢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土
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振殺取以為弓因名烏號
耳封泰山或人問仙楊雄以為處義神農黃帝堯舜
禪梁父禪梁父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灰乎知
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成也國家

一曰文行實 卷之十

五十三

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于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

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官中懼有得

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

豈一事哉葉令俗說燕太子丹為質于秦始皇執欲

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為感應

于是建使歸國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

之益不善丹恐而亾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

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

兩楹之間事敗而荆軻立灰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
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

今名士歷
得譽潤者
以此

灰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慙也。故閻閻小論，飭成之耳。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屬人害足井上株。劉向曰：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爲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慙。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

古文奇賞

卷之一

五四

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飢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爲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卽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聚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蟲。文帝下詔書曰：聞者陰陽不調，日月

勅朕舉言
失實節文
帝不少假
借况臣子
可以浪得
名耶

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飢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
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
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于臨朝統政施
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者舊洽聞
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
勿有所隱向日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愴小疵
耶。大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瘰癧汁見愛擬于
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于王
者封君又爲徽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劉襲氈帽
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帝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五十五

狐兔畢雉刺兔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
國賢良吏出游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
大夫賈誼亦數陳止游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
位誼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
傅旣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關茸尊顯
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
等所愆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日中
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
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于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
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

論孝文者
豈俱楷確
此劉向第
一篇文字

卷陌妙

觀朔刺武
帝獻劇草
臣負可厭
薄惟劾重
楓諫起上
林苑旱頌

三篇佳耳

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于言
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大至即便從
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
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為然文帝之節儉
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過
人難及似出于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聰明遠識不忌
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
及孝宣皇帝孝文明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
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
少時數問長老賢通于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

古才者賞 卷之十

五六

辯不能持論喜為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
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茂
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
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
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于
眾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惟
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為輔佐哉朔 謹按
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為文辭孝武以屬諸父
甚尊之招募方伎恠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
力屈無能成獲 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

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亾耻其如此因薛詩說後人
吠聲遂傳行耳淮南王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

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

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

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為鮮明車馬衣

服亦能幾所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于是

矣王陽能河南尹大山羊翮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

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翮祖去河南矣子衡

四從子曼慈復為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

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毋季

古文奇賞 卷之十

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為子衡作吏何制服

曰衆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今反相

歷令子失禮僕豫愆古有吊服可依其制因為裁編

冠幘袍單衣定大為回作所非然潁川有識陳元方

韓元長綦毋廣明咸嘉是焉謹按禮為舊君齊衰三

月謂策名委質為臣使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

惠又非其身翮祖位則亞卿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

倫為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嶽一郡朦朦

馬豈不愍哉由廊人失兄子臯為之衰雖失于子衡
歸於曼慈者矣太原郝子廉餓不得食寒不得衣

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黔置席下去每
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按士相見之禮費用昭雉受
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于施氏
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
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鴟鴞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鮑
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于山中食
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
異惟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
爲亦其介也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

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旣葬負

古文奇賞 卷之一

五十八

箇井涉齋一盤酸哭于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
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于倚廬哀泣而
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遣瓊門
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謹按禮凡吊喪者旣
哭輿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
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于已顧義報乎哭酸墳前
是也訖當卽其帳衾問勞子琰于琰宿有善名在禮
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儵忽甚于路人昔黔
敖忽于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
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躬已到便詣墳無介

夫何爲哉。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

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于許以爲直。隱以爲義。枉

以爲厚。僞以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

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于化者。故覆其

違。理曰過譽也。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

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于上休。伎以采名譽。未

流論起于愛憎。政在陪隸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

爲三。康叔之風。旣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本

矜好大言。而少實行。此爲河內趙仲讓密乘。擊人君車變易名姓直詣所任。者。關門開牕。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

古文奇賞

卷之一

五十九

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

越。此一槩夫。不擇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

也。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

也。宗廟之人。或在剛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

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見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

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

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于是失政刑矣。

示正劉祖不

御。蜀郡太守穎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

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

葉。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

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于鼈蝟。冷澁比如寒蛭。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寃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啟之。明府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爲闕。旣不善是多見譏論。夫何爲哉。于是昱甚悅。服待之彌厚。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

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姿娒。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旣見譏切。不楚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爲已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于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置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又。要不怠。平生

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猾翫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遜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其後始以交爲難况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于冠軍魏其之客移于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灰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跨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廣因威歸忿非義

之理宣尼暨陳皆降而復升兼濟天下惟虞卿通于疆秦獨善其身續述篇籍垂訓後昆昔子夏心戰則癯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爲融懿也

朱虛侯

高后崩

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瑯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耀言有神明其譴問

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

安有鬼神能爲病者哉。予爲營陵令以爲章本封朱
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禦大災。凡在于
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
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以
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苗宜
常血食。于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
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懲。昔仲尼不許子路
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灰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
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下禁申約
吏民爲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五三

不絕。王者髡截。歎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
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
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欲禋祀禮亦宜之。于駕
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拏。師老罷
弊。朝廷肝食。百姓囂然。禮典在有年。飢則損自。今聽
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
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爲身計。而復僭失。罰與土同。明
除見處。勿後中覺。城陽景王祠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垂。重遭戰
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爲五

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殺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誦。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于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十一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于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于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

古文青賞 卷之十

空三

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于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狩。至于岱宗。觀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自叙

白虎通德論

東漢班固

皇帝紀建初四年詔
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愬美大稱也。時質故愬之也。
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

經同異辨
制臨決班
面傳曰天
子會諸儒
講論五經
作白虎通
德論令固
撰集其事
此書所作
之因也

白虎通註
解字義似
王荆公一
派字說緣
起要非確
理

下不為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為皇故黃金棄于山
珠玉捐于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
廖廓與天地通靈也 謂之伏羲者何古之時未有

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
覆後奇臥之奇法奇法起之吁奇吁奇飢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

飲血而衣皮葦于是伏羲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
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

化之故謂之伏羲也號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
一言為謚質者以兩言為謚故尚書曰高宗殷宗也

湯、成、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為、謚、也、號、無、質、文、謚、有、質

一曰文奇賞 卷之十

文何號者始也為本故不可變也周已後用意尤文
以為本生時號令善故有善謚故舍文武王也謚五

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
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成金

囚水休王所勝老成囚故王者休見王火相何以知
為臣土所以成者子為父報仇者也五行之子慎之

物歸母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燠金生木水滅火報
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而禦五行所以相害者

天地之性眾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
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

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爲衆陰所害。猶紂王也。是使水得施行。金以益之。土以應之。欲溫則溫。欲寒則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水生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爲木害。金者堅強難消。故母以遜體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又陽道不相離。故爲兩盛。火死子乃繼之也。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木者陽陽者施生。故可食。火者陰在內。金者陰。嗇故不可食。火水所以殺人。何水盛氣也。故入而殺人。火陰在內。故殺人。壯于水也。金木微氣。故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成之者性
五行是行
不加人工
者

不能自殺人也。火不可入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人矣。水土陽在內。故可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可得入也。水火不可加人功。爲用。金木加入功。何火者盛陽。水者盛陰者也。氣盛不變。故不可加人功。爲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須人加功。以爲人用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以爲君。君不可更爲臣。五行常在火。乍亡何水太陰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微人君之象。尊常藏猶天子居九重之內。臣下衛之也。藏于木者。依于仁也。木自主。金須人取之。乃

成陰卑不能自成也木所以浮金所以沉何子生于母之義肝所以沉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

子不肖禪何法法四時火不興土而興金也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

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

事于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讐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

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

古文奇賞 卷之十

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已何法法陰陽

共敘共生陽名生陰名煞臣有功歸于君何法法歸

明于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

火操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于

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

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為子隱何

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為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

衆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疎遠何

法法進。弟。佳。訓。義。能。強。天南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

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

何法法春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木也。不以父命廢主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天氣亦爲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臟六腑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目何法法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三七

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目亦更用事也。王者監二王之後何法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法四時先生後煞也。五一與齊終身不改此地無去天之義也。子諫父不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下言又敬不違臣之諫君何取法。法金正木也。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臣諫君以義故以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以故以但採之也。木無毀傷也。待放水取法于水火無金則相離也。諫者何諫間也。因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有五

諫謂諷諫順諫窺諫指諫伯諫諷者智也患禍之萌
溪睹其事未彰而諷告此智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
遜順不逆君心仁之性也窺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
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指諫者信
也指質相其事也此信之性也伯諫者義也側隱發
于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義之性
也兄弟相爲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
國常以祿甫爲主也朋友相爲隱者人本接朋友
爲欲立身揚名也朋友之道四焉通財不在其中近
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夫妻相爲隱

古文奇賞 卷之十

射義精

乎傳曰曾去妻黎蒸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
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黎蒸不
熟而已何問其故乎此爲隱之也諫天子所以親射
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風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
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質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
之也合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
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爲獸猛
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
射麋者示達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
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

大夫士兩射者人臣示爲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
臣陰故數偶也侯者以布爲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
正則未正矣所以名爲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射
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
下失業亢而射爾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
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不正言父兄言五更者何
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
衆也卽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言其明于天地人
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于五行之道而更事
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旣以父事

古文奇賞

卷之十

六十九

父一而已不宐有三

射鄉

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

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傳人擊杖庶人之

妻楔搔

災變

禮曰夫賜樂者不得以時王之樂事其宗

廟也朱盛色戶所以紀民數也故民衆多賜朱戶也

古者人君下賢降階一等而禮之故進賢賜之納陛

以優之也旣能進善當能戒惡故賜虎賁虎賁者所

以戒不虞而距惡距惡當斷刑故賜之鈇鈇鈇鈇所

以斷大刑刑罰旣中則能征不義故賜弓矢弓矢所

以征不義伐無道也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

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

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情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璣和鬯乎車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璣和鬯乎。考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爲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信。質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圭以爲信者。何珪者。允上象物。皆生見于上也。信莫著于作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允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在位東

方陽見義于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于陽也。陰德盛于內。故見象于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陰。何陽始物。徵未可見。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

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聚衆何琮之爲言聖也。象萬物之宗聚聖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西方西方陽收功于內。陰出城于外。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大者也。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侯執圭以覲天子。瑁之爲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故覲禮曰侯氏執圭升

堂。臣見君所以有贊。何贊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惓惓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玉爲贊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爲贊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爲贊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懼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卿大夫贊變君與士贊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爲質。士賤伏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子見父無贊何至親也。

見無時故無贄。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質已之誠。副已之意。故有贄也。文王者必一質一文。何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

天文法地也。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下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三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經堅也。屬志自堅。固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夫者

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朋友之交。近則謫其言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故曰大飢爲之減食。大寒爲之不重裘。三綱六。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于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日爲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內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也。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爲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

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心。所。以。爲。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爲。之。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于。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爲。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爲。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胃。者。脾。之。腑。也。脾。主。稟。

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腑。也。腎。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腑。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腑。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以。肝。膽。二。者。必。有。勇。也。目。爲。心。視。口。爲。心。談。耳。爲。心。聽。鼻。爲。心。嗅。鬼。魄。者。何。謂。鬼。猶。佞。也。行。不。休。于。外。也。主。于。情。鬼。者。迫。然。著。人。主。于。性。也。竟。者。芸。也。情。以。除。穢。鬼。者。白。也。性。以。治。內。性。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从。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宗族天道一。

時物有變。人生三月。目照亦能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于祖廟。于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祖主也。

古之青賞

卷之十

古之



于祖廟于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祖主也
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
于祖廟于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祖主也

漢宮馬第伯封禪儀記

東漢應劭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遺守
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曾遣宗室
諸劉及孔氏叔世質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子宅賜酒
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
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
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
軍大人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城侯東方諸侯
雜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
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

古文奇賞 卷之十

七五

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
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
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
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
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
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
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
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陴奇無不觀仰望天關如從谷
底仰觀抗峰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脊條
如無道徑通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

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
上有頃復蕪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日輒爲之明
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
十餘里其道旁山脇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
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
可見丈石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窅遠如從穴中
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繩
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
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擬石
捫天之難也初上北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

卷之十

五六步一休○此○帶○也蹠蹠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日視

而兩脚不○癢○遊○道○之○喘○仍○以○撲○給○不○極○其○奇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

物形狀如○文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

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

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

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比垂圓臺高九

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陞上臺上

有壇方一丈二尺所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

闕似○少○觸○石○典○與○之○致○然○故○以○勝○重○爲○貴鄉壇再拜謁入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

見之則詔書所謂醮梨酸棗俚籍散錢處數百幣帛

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上跪拜
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卽此也東山名曰日觀者雞
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
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濟西北有石室壇以南
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勝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
入下去行數環日莫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前則
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華嶠漢書曰瑒祖秦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
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爲世儒者
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

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

